

鴛鴦戲水柔軟體操

江青艷史之十九

● 劉昌博

頭上生瘡腳下流膿

一九五七年在「廬山會議」上，江青於幕後暗助毛澤東門垮了彭德懷、黃克誠、張聞天及周小舟等人，打敗了反黨集團，全都丟掉了「烏紗帽」。尤其是彭德懷處境可悲，被趕出中南海、住在北京西郊的吳家花園，除了種桃子別無他事可做。

從此，毛澤東對江青刮目相看，認為她頗能洞察利害得失，這次爲了賀子珍上山會晤，識大體；沒有跟他無理取鬧，反而幫助他渡過難關。

於是，他把江青視爲一名搞政治鬥爭的親密戰友，一名可供他驅策的鷹犬；因而，容忍了她的婦科毛病，容忍了她許多刁蠻任性的缺點，容忍了她那些帶有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色彩，也容忍了她的嘮叨與嘔吐。

這樣的演變，無異縱容了江青，她「蹶」起來了；她雖不能像往日哪樣在床第上給予毛澤東性方面的滿足，但她卻是一名善於排斥政敵的政治性伙伴。

江青了解毛澤東是個有些耳朵軟的人，身邊的人說話，多嘮咕幾遍，他就容易聽信。

她最喜歡嘮咕別人，嘮咕的對象、人物不分大小，事情不分輕重；只要毛澤東不滿意的人，她就火上澆油的趁風煽火；倘若她看不順眼的人，她就嘮咕不停，直到這根眼中釘被拔除而後已。

特別是在毛澤東大發湖南騾子脾氣的時候，江青若是賢淑妻子，就該婉言相勸，幫毛澤東「熄火」。可是，她則不然，毛澤東對誰發火，她就嘮咕誰；毛澤東對什麼事發火，她就跟著嘮咕什麼事。

凡是江青嘮咕過的人，未有不倒楣的。江青嘮咕過國際知名的中國農村問題專家梁漱溟；結果，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當眾破口大罵了梁漱溟一小時，後來被打入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代表，受盡凌辱折磨。在「文革」時期，全家被逼掃地出門，藏書被焚毀，下場淒慘極了。

江青嘮咕過的人，還有高崗、饒漱石、

彭德懷、張聞天、黃克誠、劉少奇、王光美……等，結果有些人被打入「反黨集團」，不得善終。

於是，在中共中央的高幹們，私下嘲諷江青是一個：「頭上生瘡、腳下流膿」的女人，意即她從頭到腳都壞透了。有些人暗罵她的「兩張嘴」一樣的壞，上面的嘴是「烏鴉嘴」，下面的嘴是「妖精嘴」，誰招惹了或沾碰了，都會倒上八輩子的楣。

施展絕活討好老毛

毛澤東聽多了她的嘮咕，有時也有些心煩，爲了耳根子清靜，常皺起眉頭不耐煩地說：

「妳這個人哪，跟誰都合不來！」

「妳跟誰也搞不到一起，妳這個人就是到處樹敵！」

「妳呀！只顧口沒遮攔的嘮咕人，妳懂得嘛！人家也在私下嘮咕妳……。」

爲此，毛澤東曾對身邊親信的工作人員講過一句話：「江青是刀子嘴，是非窩，盡



①

② 活在脂粉隊裡的毛澤東（右）與劇團演員合影。  
① 在上海的女星中毛澤東最喜愛的美人上官雲珠。



②

傷人。等我死了後，人家得把她鏗骨揚灰的整死！」可見，毛澤東倒也有些先見之明！

其實，江青的嘀咕，固然是她爭強好勝的嫉妒心作祟；但，大多數是爲了「揣摩上意」，迎合毛澤東的喜惡和愛憎；久而久之，因毛澤東的縱容而養成了習慣。但，她這種「習慣」，叫人心驚膽跳，不寒而慄，身邊的人怕她比怕毛澤東還厲害，近乎把她當「瘟神」看待。

初先，江青順著毛澤東的好惡，在文化康樂活動方面有些共同的嗜好：

比如：在國、共內戰艱苦時期，毛澤東常因緊張過度、疲勞過度及用腦過度而痛苦不已，煩躁不安。江青用手指在他的額角，頸項及肩胛等處用力揉搓或按摩；繼用梳子給他梳頭，促進頭部血液循環。等到毛澤東的心身略爲舒解；她就清唱一段京劇，有時放幾盤京劇唱片。每次聽過之後，毛澤東都顯出一種精神獲得調節後的安寧和愉快，他朝江青溫柔的笑，有時還愜意地點頭說：「好！很好，再唱一段，再放一遍吧！」俟疲勞消除，毛澤東的性趣就有了，哪個晚上便要摟住江青纏綿一番，她的「絕活」施展出來，真是他在艱困歲月中的無比享受。

## 游泳跳舞各找玩伴

中共大軍進入北京城後，生活條件改善了；江青也注意調節毛澤東的工作與休息。看毛澤東在書房裡東翻西抄的寫作十幾小時

，便設法叫女兒李訥拉他出屋，在中南海的湖邊一起散散步，看看游魚飛鳥。

偶爾，江青拉來兩個親信衛士湊一桌，陪毛澤東來八圈衛生麻將。

毛澤東不喜歡看電影，江青就說：「看一看吧！你不看小孩子和小鬼們也看不上了！」於是，毛澤東怕掃大家的興，只好勉強地到含和堂看電影。坐下來，毛澤東指指身邊的李訥及衛士等工作人員說：「我是陪你們的，我不來你們也看不上了！」

可是，自從「廬山會議」後，江青自恃有功，在性格上就「跽」起來；再因毛澤東的容忍與驕縱；她跟毛澤東在文化康樂活動方面，出了狀況，產生了矛盾，漸漸搞不到一塊。這或許是毛澤東上了年紀，身體發胖，性趣和興趣都起了變化。而江青因婦科毛病的困擾，年近女人的「更年期」，性格及身體狀況也與以往不大相同；除了嘴巴上更加嘮叨、嚙嚙和嘀咕外，脾氣越來越大，越來越壞；心煩意躁，好像吃了炸藥似的，誰碰上她誰倒楣。因此，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躲著她，怕惹火上身，招來屈辱。

這時，保健醫生們忠告毛澤東：要注意運動，不能讓體重再增加，太肥胖了，對血壓及心臟皆有不良影響。於是，在江青慫恿下，注意起運動來，游泳和跳舞是他最愛的運動。所不同的，是江青喜歡找年輕俊挺的衛士及男性運動員游泳、跳舞和打乒乓球。毛澤東則喜歡找年輕漂亮的女人游泳及跳舞

；爲此，兩人就玩不到一塊兒。

## 帝王生活找回青春

毛澤東平時工作，吃飯及晚上「開夜車」趕批公事，都是一個人，常有孤獨感。所以，一有空閒就喜歡熱鬧，最好身邊圍繞一大群年輕漂亮的女人，大家又說又笑，熱鬧喧嚷才好。久之，大家瞭解他的這種生活需要；尤其哪些屬於中南海歌舞團的女團員們，無論在陪毛澤東游泳或跳舞時，都十分「放肆」，敢說敢笑，敢喊敢叫，沒大沒小，近乎打情罵俏。這樣的鬧成一團，毛澤東開心極了，認爲是在過一種「帝王」似的生活，變相的擁有三宮六院、寵妃愛姬成群，可以忘卻煩惱，找回逐漸逝去的青春。

江青則不然，她見不得一大群女孩子圍繞著毛澤東這般的「放肆」景象；碰上這樣的場合，她總是莊嚴地板起著一副冷面孔，目光嚴肅地掃來掃去，將毛澤東樂於享受的輕鬆愉快及陶醉於美女群中的溫馨與甜蜜滋味，一掃而空，蕩然無存。故而，毛澤東常抱怨江青是個「掃把星」，掃走了他的歡樂與享受。

## 脂粉隊裡左擁右抱

特別是一九五七年以後，江青的脾氣越來越大，越來越壞；因爲哪一年她已四十三歲，醫生們說是更年期開始了，怕風，怕聲音，愛急躁，愛發脾氣，勸身邊的工作人員

少招惹她。那些年輕的衛士及女團員們，不懂得什麼叫更年期，就知道她生病了，婦科毛病不輕。於是，大家私下議論：

「她現在身份不一樣了，是大秘書、副部长級、蹶起來了！」

「官越大，毛病越多，脾氣越壞，越難侍候了！」

「毛主席晚上不跟她睡在一起，情慾壓抑過度，她變得有些變態了！」

「她逐漸人老珠黃，婦科毛病又沒根治好，毛主席怎會跟她睡在一塊兒！」

這些私下的議論，江青聽進耳朵裡，氣得七竅生煙，更加冒火，總想找出「嚼舌頭」的人，嚴厲懲治，出一口怨氣；就是揪不出來，怎不生悶氣呢！

一九五七年七月至八月廬山會議後，毛澤東的地位穩固，江青伴他下山到杭州渡假，住在劉莊賓館。浙江省委們為拍「馬屁」，在大華飯店開歡迎舞會，毛澤東去了，江青沒有跟去。

浙江是中國自古出美女的地方，春秋時代越國著名的絕代美女西施，就是浙江諸暨縣芋蘿村人。那次舞會中，省委們把杭州頂尖兒美女都找了去，燕瘦環肥的佳麗集合一起，鶯鶯燕燕，吱吱喳喳，氣氛熱烈活躍，笑聲不斷。毛澤東在脂粉隊裡，左擁右抱，跳得一身汗，樂得笑口常開，玩得十分盡興。

省委領導們聽保健醫師說：毛主席獲得

一次很好的休息，很高興，很開心、很滿意。於是，省委們得到鼓勵，過兩天又在杭州大飯店，為毛澤東開一次更盛大，美女更衆多的舞會。

那些伴舞的，都是從杭州挑選出來的絕色美女；毛澤東樂得渾身舒泰，大家伴著他盡情盡興的酣舞，似乎快要掀起一個高潮。

### 一再攪和太沒情調

哪曉得，高潮陡起陡落，簇擁在毛澤東身邊的美女們像退潮一般退向兩邊，舞廳裡出現一種突如其來的尷尬的嚴肅和冷靜。那些原在毛澤東周遭嘻鬧的美女們，花容上消失了笑靨，都肅然地分列兩旁，變得規規矩矩的鼓掌，像迎接「女王」般的規律。

原來，是江青突然出現在舞廳裡，她板起莊嚴穆肅的面孔，兩只炯炯的目光冷峻得拒人千里；使會場內的人，不由人不敬而遠之；尤其那些美女們，更顯得萬分緊張，惶惑不安。

毛澤東睹此尷尬情景，還想用幽默的話來化解，以更激起大家的熱情，恢復原有的歡樂氣氛，但是沒有效果。此後，大家說話也規矩，笑聲也規矩，舞蹈動作更規矩。毛澤東所希望的那種沒大沒小，調笑打鬧的氣氛，恣意歡樂的隨便氣氛，再也不曾出現。

於是，毛澤東皺起眉頭，心裡不悅的情緒浮在臉上，顯而易見。他在沙發裡坐下時，朝身邊的衛士李銀橋說：「她一來就大煞

風景……。」

樂隊演奏的舞曲剛響起來，毛澤東拉著舞伴剛準備下場，突然聽到一陣叫聲：「不好，這個舞曲不好，你們停下來再換一個！」

原來是江青在下命令，她朝樂隊走過去，樂隊即刻停止演奏，毛澤東也只好悵然若失地回到原位。但見，江青站在舞池中央，儼然成了舞會的主持人。樂隊指揮連忙向她報出幾支舞曲，她都能挑剔地說出一些「問題」，仿如一位專家在駁斥學員。樂隊及在場準備跳舞的人，莫不感到驚訝，她居然知道那麼多舞曲。

但是，毛澤東卻氣得一個勁呼粗氣，忍住性子沒有發脾氣。好不容易被江青「欽點」了幾隻舞曲，舞會才又開始起來。

江青陪著毛澤東下場跳舞時，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在他倆身上，毛澤東覺得這樣太不自然，江青卻是十分得意她成了舞池中的核心焦點。

毛澤東的身軀肥壯，舞步緩慢呆滯，活像一隻老牛在漫步；江青的體態輕盈，舞姿高貴而瀟灑。但是，她伴著毛澤東跳舞有如拉一輛笨重的牛車，太吃力，太正規，缺少熱情。

老實說，毛澤東也是心不甘情不願，朝他的衛士們遞眼色；於是，衛士們心領神會，安排好順序，舞曲再起時，輪流搶先一步恭敬地站在江青面前，邀請她下場。這樣，

毛澤東便抽身出來，像脫韁的野馬，立刻去樓住那些嬌年玉貌的姪兒共舞。

年輕的女孩們熱情洋溢，於悠揚的舞曲中，恣意的酣舞起來，眼見舞會就要掀起一個高潮了。突然，江青總是喜歡搞點突然；舞池裡又響起她的叫聲，而且她是用兩隻手堵住耳朵尖叫：

「刺耳！太刺耳了，吵死人了！你們奏樂就只會這麼大聲音嗎？太沒情調了，就不會小一點？……再小一點，這樣的輕柔，才有羅曼蒂克的氣氛……。」

這一場舞會，大家緊張透了，毛澤東也氣壞了！被江青一而再的擾和，舞曲的樂音再輕柔，也沒有什麼「情調」，哪能嗅到什麼羅曼蒂克的氣息！

### 扶也不是抱也不是

毛澤東回到寓邸，憋悶得連吐粗氣：「……唉！掃興！江青到哪裡，哪裡就掃興；簡直像一隻掃把星，她一來就把我的興致掃得一乾二淨，我不想見到她！」

這種情況發生過好幾次，毛澤東明顯地開始躲避江青，尤其在文娛活動方面。他一再對身邊的衛士們抱怨：

「江青這個人太煞風景！」

「江青一來就掃興！」

「江青是掃把星！」

後來，毛澤東到外地巡遊，不論住在哪個省市，只要聽說江青要來，馬上就先溜。

一九五九年在廣州巡遊，聽說江青快要到了，他馬上吩咐出發到下一站，且十分惱火地說：「她這個人陰魂不散，來了就掃興，我看還是走為上策！」

江青對這種情況萬分惱火，她惱火了就朝身邊的工作人員發洩。一九五九年住廣州那次，她時常朝身邊的衛士發火，而且常常是無名之火；這把火從廣州燒到了北京。

有一天，江青在臥室按電鈴，一名值勤衛士剛走進房間，迎面聽到一聲斥喝：「出去！給我把鞋脫了再進來！」於是這名衛士急忙退出房門，脫掉鞋子，赤腳進門。

江青一面對鏡梳頭，一面嘀咕說：「我就煩你們走路聲音大，粗野極了！」

其實，腳下的地氈幾乎一寸厚，摔個杯子也不會出聲。因為，不久前江青曾去看望林彪，請教林彪談他的養病經驗。林彪先說了個「三不」：不見陽光，不聽聲音，不吹涼風。後又說了個「三要」：空氣要溫的，簾子要黑的，地氈要厚的。此後，江青無論住在哪裡，都要求「三不」和「三要」，缺一不可。尤其要求地氈鋪得厚厚的，最好是中東產製的波斯地氈，以保持室內安靜無聲。

「外面冷嗎？」江青從鏡子裡望著發呆的衛士。

「不冷！江青同志。」

江青梳完頭，立刻起身吩咐：「我要出去散散步，透透氣！」

她剛跨出房門，便大聲地斥責衛士說：「這麼冷，你偏說不冷，你安的什麼心？」

「我再給你取件衣服去！」這名衛士緊張地說：「今天的陽光好，妳活動活動對身體好……。」

「你是要我身體好嗎？還是要我的身子感冒？」江青用力一摔門，不散步，急著要回房間去；哪曉得被門坎拌住，摔了一跤。這名衛士見狀，趕緊趨前扶起她，江青順勢倒在衛士的身上，搞得他不知所措，扶也不是，抱也不是。

「傻大個，我的腳踝扭傷了，你不會抱我上床哇！」江青嬌聲地下命令。

這種命令，常叫衛士們驚惶，不知如何「侍候」才好！大家能躲都想躲開她；她越孤獨，脾氣就越大；脾氣越大，大家越躲得遠……害怕招惹是非，麻煩，甚而惹禍上身。

### 分道揚鑣各玩各的

由於，毛澤東忍受不了江青的嘀咕，嘮叨和她古怪的脾氣；開始分道揚鑣，各玩各的。

到了一九六一年底，全國大飢荒的噩夢已過，經不起飢餓的數千萬人口已經死去，整個大陸情勢已趨於穩定。在北京開完了象徵團結勝利的「七千大會」，毛澤東心情寬鬆了，好整以暇到了上海巡遊，住進西郊賓館一號院，且特別避開了江青的跟纏，要獨

個兒在「十里洋場」的上海舒解一下。  
上海的戲劇、電影、音樂及舞蹈，在全國是首屈一指，頂尖兒的；尤其是影劇界更是明星名伶薈萃，美女如雲。

毛澤東每次來到上海，總要接見一兩次文藝界的代表人物，特別是影劇界的女星們。這些女星們最大的榮幸，是有機會跟「偉大領袖」共進晚餐，然後陪領袖跳舞。

在上海的女星中，毛澤東認為最使他心動的美人，不是王丹鳳、王文娟、秦怡與王小棠；更不是陳娟娟、白楊和張瑞芳；而是風情萬種、嫵媚動人的上官雲珠。因為，她身材高挑，儀態秀雅；說話柔聲慢氣，最叫人難忘的是她的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，總帶有幾許淡淡的愁怨，彷彿捧心��眉的西施。何況，她有文化素養，多才多藝，喜歡背誦詩詞歌賦，能唱越劇，又擅長蘇昆與評彈。故而，毛澤東迷上了她，因有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兼華東局第一書記柯慶施，居中撮合，於是上官雲珠就成了「偉大領袖」的新歡。

### 暢遊歸來戴上綠帽

「但見新人笑，那聞舊人哭」，江青在北京得知毛澤東在上海和上官雲珠打得火熱的訊息，悽怨不已，整整哭了一夜，眼睛都紅腫起來。她深知跑到上海去吵鬧，也是無濟於事，反而破壞她和毛澤東的感情。於是，她心一橫，遂以報復的方式來發洩嫉忌與悲憤的情緒，你在上海搞「婚外情」，我就

在北京給你戴「綠帽子」。

哪個時期，中共大力推展體育，從全國各省市挑選各項運動好手到北京集訓。在單項運動中，先有游泳選手王明華，後有桌球選手莊則棟，皆是二十出頭，身手矯健的青年。江青為不倡導體育運動，常往集訓營地慰問這些選手們；因她的特殊身份，每於星期假日透過管理人員協助，邀約這些選手到郊區別墅陪她游泳或打桌球。因為，王明華曾獲世界級游泳冠軍，莊則棟則是世界奧運桌球單打冠軍，特別受到垂青。

誰知後來，變成不是王明華教江青在游泳池內游泳，而是江青教他在被窩內「鴛鴦戲水」；不是莊則棟教江青在室內打乒乓球，而是江青教他於枕席上做「柔軟體操」。王、莊兩人為了向上爬，盡量巴結江青，討她的歡心；使她於虎狼之年的熾烈情慾，獲得淋漓盡致的發洩，仿如重新恢復了青春活力，各種糾纏她的毛病也沒有了。

江青為酬庸他二人的「貢獻」，透過特殊管道，各在游泳與桌球單項運動中，分別撈到一個國家體委主任的職務，解決了一生不愁的飯碗問題。

毛澤東從上海暢遊歸來，身心愉快，惟一耽心的事，是害怕江青為了他和上官雲珠的「婚外情」，跟他沒完沒了的嘀咕或無理取鬧。殊不知，江青非但沒有揭他的瘡疤，反而盛情歡迎他。因為，江青在北京已暗中給他戴了兩頂「綠帽子」，兩下扯平，還有

什麼好吵好鬧的；於是，他兩人在各有「心病」狀態下，彼此裝聾作啞，相安無事。

### 鞏固寶座引蛇出洞

毛澤東從上海巡遊歸來，躲在北京中南海的菊香書屋內，忙著審閱各省市匯報的機密文件，發現全國文藝界瀰漫著一股反對共產黨的浪潮。這些文人與反黨集團沆瀣一氣，在報刊上發表文章，有的借古諷今，有的指桑罵槐，甚而有的暗罵毛澤東是個「荒淫無道」的昏君，是個「草菅人命，殺人如麻」的屠夫……。

他看了這些文章，氣得暴跳如雷，血壓上升；更使他惱火的，是寫文章的人用的是「筆名」，有些顯然是集體創作。他們躲在暗處放冷箭，查也查不出來，無從揪出這些「藏鏡人」，難以抓住其狐狸尾巴。

比如有一篇文章，指名批評毛澤東提倡的共產主義世界觀，提倡的和工農兵相結合，思想改造，民族形式及為政治服務，是「放在作家和讀者頭上的五把刀子。」

比如另一齣新編歷史劇「海瑞罷官」，簡直是為遭整肅的老元帥彭德懷翻案，暗罵毛澤東是一個「殘害忠良」的昏君。另一齣歷史劇「新梅龍鎮」，諷刺毛澤東每年到各地「巡遊」，不是探求民隱，不是勤政愛民；而是出去物色佳麗，玩弄良家婦女，像正德皇帝那般是一隻「大淫蟲」。

毛澤東想把這些「牛鬼蛇神」揪出來，

想把這些「大毒草」連根拔起；可是，他們隱藏在「筆名」的後面，又無從著力。為此，他整天悶悶不樂，想不出一個連根拔起、一網打盡的好法子。江青是從文藝界崛起的，深知文藝的潛在影響力，有時筆桿勝槍桿，橫筆可掃千軍。過去，共產黨動員了文藝界的力量、擊垮了國民黨的民心士氣，瓦解了鬥志；才能用槍桿輕易打倒國民黨。

現今，物換星移，哪些文藝界的「牛鬼蛇神」結合起來，居然反抗共產黨，槍口對準毛澤東，倘不趕緊整肅壓制，任由「毒草」滋長；如果把毛澤東打倒了， 그녀의紅朝「第一夫人」寶座，豈不跟著垮台？

於是，江青決定把毛澤東和上官雲珠的「婚外情」，攔在一邊；甚而，容忍他到處「泡小妞」的荒淫行徑。因為，她自知年老色衰與婦科毛病的困擾，影響了夫妻間的情感；何況，她自己也曾「紅杏出牆」。

於是，她決定要為維護毛澤東的政權而搏鬥；其目的，無非是要保衛她的「第一夫人」寶座而已；她為了鞏固「寶座」而戰，決心不惜任何犧牲，不計任何代價。

一天，毛澤東又為這些「牛鬼蛇神」的事發愁，不知如何應付是好。江青向他建議說：「俺的山東老家，無論山崗，水泊和草野，毒蛇巨蟒的品類繁多，出沒無常，咬傷農人，偷吃雞鴨等牲畜，農人們驅打時，牠們即潛入山洞，隱藏不出。後來農人們聰明了，不去打草驚蛇，改採「引蛇出洞」方式

捕捉牠們，果然，手到擒來，成效好得很？」

「是怎麼的「引蛇出洞」？毛澤東好奇地問。

「法子簡單得很！」江青津津有味地說：「就是用青蛙、老鼠或雞鴨等動物，拿繩子綁好放置在蛇蟒出沒的洞口附近；蛇蟒的嗅覺靈敏，竄出洞口咬食獵物時，埋伏的農人們一躍而上，以叉鉗繩網把牠們捕捉；到時便任憑宰割了。」

「引蛇出洞，這個法子高明。」毛澤東右手拍了一下腦袋瓜子，頓然恍悟地說：「必可叫那些潛藏的和隱身的牛鬼蛇神現出原形。」

### 親密戰友政壇奇招

於是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：「百花齊放、百家爭鳴，我看這應該成爲我們的方針。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，學術問題上，百家爭鳴。」正如毛澤東所預料，許多不滿現狀的人，尤其是黨外人士，逮住「百花齊放、百家爭鳴」的機會，大吐苦水。掀起批評中共政策的大鳴大放場面。大家公開地站出來講話，有人攻擊中共是「黨天下」，提出要輪流「做莊」。甚至有人批評毛澤東是「太上皇」、「秦始皇」，是「好大喜功，巡遊淫樂的隋煬帝」，說共產黨比國民黨好不到哪裡？

當時的民族學院教授費孝通，就看透了

毛澤東的「陽謀」，他發表了一篇文章：「知識份子的早春天氣」，道出中國知識份子的苦悶：「他們對『百花齊放、百家爭鳴』是熱心的……怕的是個圈套，搜集些思想情況，等又來過『運動』時，可以好好整整。」費孝通真的說對了。不到半年光景，毛澤東認爲「引蛇出洞」的妙計已達成，「牛鬼蛇神」都已現身。於是，就來了一個大規模的「整風」運動，從知識份子擴大到中小學教員、工人、農民及軍隊，全中國一共有五百五十二萬七千八百七十七人，嚐到被「整風」的惡果，打成右派份子，有的加上「牛鬼蛇神」的標籤，遭到「批鬥」的厄運。明知中了「圈套」，誤蹈陷阱，後悔已來不及了。

毛澤東採用江青「引蛇出洞」這一招，果然奏效。從此，他對江青又一次刮目相看，欣賞她不僅於枕席間有「絕活」，於政壇上也有「奇招」；是一個奪權鬥爭的高手，衝鋒陷陣的健將。

於是，毛澤東明目張膽地支持江青從幕後走向前台，成爲他親密的戰友，掀起了「文化大革命」的風暴，一場腥風血雨，千萬人頭的奪權鬥爭，史無前例的就此展開。

在這一場風暴中，毛澤東躲在幕後吹著哪枝魔笛，而江青就成哪條隨著笛聲起舞的毒蛇，以「文革」作幌子，像強烈颱風一般席捲了中國大陸，搞成一次人神共憤的浩劫。（未完待續）